



尊孔雜憶

杜之

八月廿七八那幾天全國的報紙幾乎成了祀孔專號，因此也便使我得以瞻仰數年未見的至聖先師的遺像，和他第七十七世令孫的玉照。

總算造化不淺，我竟降身於聖人之邦。雖說在上小學時

已經到了民國七、八年間，那時全國正如瘋狂似地在鬧着五四運動，新文化的勢力蓬勃得簡直難以形容，一切舊的東西都被否定和拋棄，其中受人攻擊最烈者，當然是這位孔家店裏的孔二先生。大概別的省裏，至聖先師已被那陣魔鬼所放的煙霧遮蔽，人們暫時看不清他老人家的面目。但在山東，則以近水樓臺的關係，聖面仍耀如日月，聖道仍穩如泰山。雖然有幾個時髦的學校，已開始試授白話文，但大多數的學校仍是謹遵聖道，無稍懈怠。而我所在的那個小學，那時在濟南城中已被視為最落伍的學校。每逢行開學放假畢業及什麼大的典禮時，禮堂裏沒有國旗，牆上掛着的是孔子遺像，講台桌上擺着的是個「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的牌位。校長和老師們便領着我們向這兩件東西行禮。此外我們的課本上，也時常有關於孔子的文字和圖像。在那時我的腦海裏

印着的是：孔子是聖人，聖人也就是神，他是專管學生讀書的神；若對他不尊敬，他便使你背不熟書，而致遭老師的打。所以有時書背不來，竟叩頭去禱告他老人家。我更不敢糟蹋字紙，以為那便等於侮辱聖人爺，會使他發怒，而給以非難的。所以縱然到現在，我還有敬惜字紙的習慣；至於以之揩屁股的事，更是非萬不得已時，決不肯冒然行之。

民十四那年我從小學畢業，考入省立一中。那時的一中，在全省可說是新思潮最活躍的地方，既有學生會，還有白話文的旬刊。但自我進去後，一切都氣奄聲息了。原因是在張宗昌督魯後，請出前清末科狀元王壽彭氏任教育廳長，力倡復古，當然對於新文化是不會使之存在的。當時全省大中小學都添讀經一科。記得在初中一年級時，先生給我們講禮記，我們雖不能領略那深邃的道理，但曲禮的頭句，至今我還背得出來：「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但有點美中不足的，是：孔子的像倒不常見了！每年的陰歷八月廿七日聖誕節時，學校舉行儀式，只掛國旗。雖然省當局每年祭孔時（春秋和誕辰），我校的雅樂隊每穿古禮服，帶四方帽，前往奏樂，但我則根本不會弄樂器，所以一年之中，只有聖誕節那天跑到文廟去看聖人的那尊泥像。不過那是不滿我意，我喜歡的是道貌岸然，身掛寶劍的老夫子；而所見到的却是正面而坐，態度嚴肅的聖人爺。

但正如俗語所說的「失彼得此」，「所得足補所失」。那便是街上各照像館都懸着由幾寸到幾尺的聖人爺七十七世

令孫衍聖公孔德成的像片。那時小聖人也不過十來歲的光景，但所照的像，長袍馬褂的，兩腮福胖的，真不虧是聖人的嫡裔。而街上舖店內還有的掛着他寫的對聯，其筆畫的遒勁和熟練，雖當時的狀元廳長也恐自愧不及。而且這位聖人當時剛和督辦的兩位少爺結了金蘭之交。誰人見了這三位合拍的像片，不只有感到榮幸呢？

民十七初夏五月裏北伐軍克復濟南，但爲了日人的阻撓，演出空前的五三慘案，革軍只住了十多天，便被迫出城。日人進城後，搜查很嚴。被他們認爲嫌疑而遭慘死者更是不少。我們青年學生都在他們標準嫌疑犯之內，譬如頭髮，制服，皮帶等物，有一便有被槍斃的資格。還有學校裏所有的課本或洋裝書，若讓他們查着，更是逃不了死。但線裝書却成了護命符，即便日本人看見了，也沒有危險。由此證明中國文化之偉大。更足證明孔子之偉大。（因爲儒家文化可代表中國文化。）如果那時有聖人的遺像懸在室內，或許日人見了便行跪拜之禮了，我想。

以後，日人的搜查逐漸鬆弛了。外地的報紙能夠在城內買到，本地的報館也有兩家出版。就在那年冬天，從報紙上見到省府委員于恩波氏的呈文請求省政府將孔林孔廟收歸國有。因爲未能將原報紙保留至現在，所以呈文內容，已記憶不清楚，但于氏呈文之沒發生多大效力，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次年（民十八）國軍又進了濟南。各學校開課，不僅見

不到孔子的遺像；連他老人家的名字也很少提及。那時一般人的思想，會糊塗得將封建餘孽，反革命，聯繫在他的身上。不用說孔德成君的像片，更是無處瞻仰了。

就在那年夏天裏，曲阜的省立第二師範圍了一件震動全國的案件，那是爲了演「子見南子」劇而引起的。當時孔府中人認爲是奇恥大辱，往國府和省府控告二師。該校校長宋還吾氏終於因它故被撤職而去。

總之：在山東於北伐成功後，對於至聖先師實在太不尊敬了。即如濟南的文廟撥歸一省立小學作分院校舍。而每年撥給衍聖公府之款一萬元，亦停止不發（見八月二十七日大公報）。不過這情形也不能一概而論的，據我所知：濟南市長聞承烈氏對於闡揚聖道，頗爲努力。市內的公私立的中小學校都添設「學庸」一科，小學生不過十二三歲，便將「大學之道」背得爛熟。此外市政府內還設着「學庸研究會」，以使職員們明瞭聖道。

今年的祀孔經國府行這樣隆重典禮，將來聖道定可重被人崇拜起來。而「崇拜聖道便是擁護政府，將來內憂外患自然減少，則國內政治不難蒸蒸日上。」（借孔德成君語，見二十八日北平華北日報。）但自家命運太不濟，八月中旬間偏會離開了山東。不然，則有機會到曲阜去一趟，是多麼幸福！即便在濟南也一定很熱鬧。多年不見的「正面而坐態度嚴肅」的聖人爺，自可得而瞻仰其神塑像；而「道貌岸然，身掛寶劍」的石印像或石拓像，恐怕書舖內也掛得很多。至於孔德成君的玉照，也會在照像館裏看得見。較之現在從各報紙上看到的像片，要強幾萬倍呢！

八月二十八日於北平